

鬼域江湖



I247.5

S91

1

鬼域江湖

南铁医图书馆
文艺书刊专用章



ZL142623

3419

漓江出版社

责任编辑：吴铭森

封面设计：石 路

鬼域江湖

上官云飞 著

漓江出版社出版

(广西桂林市南环路 159-1 号) 邮编：541002

广西新华书店发行 柳州市宝龙印刷厂印刷

850×1168 毫米 1/32 20 印张 530,000 字

1998 年 8 月第 1 版 1998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5000 册

ISBN 7-5407-0567-1/I·121

(上、下) 全两册 定价：29.80 元

内 容 提 要

明朝天顺年间，英宗复辟，杀戮忠良，于谦、古元等大臣遇害。而武林之中，丐帮内讧，邪教横行，使得江湖世界愈加腥风血雨，诡谲横生。

古元之子古木，虎口余生，孤身浪迹江湖，屡逢奇侠怪客，经危历难，几番生死，练成骇世神功。同于谦之子于大川，皇族贵胄朱三颠沛相扶，联袂北上，诛邪除恶，快意思仇，终为丐帮之主，一代枭雄。

目 录

第 一 回	国破山河在 城春草木深.....	(1)
第 二 回	同是天涯沦落人 相逢何必曾相识	(11)
第 三 回	忧心摧折裂 晨风扬激声	(24)
第 四 回	星汉西流夜未央 明月皎皎照我床	(36)
第 五 回	朝辞白帝彩云间 千里江陵一日还	(48)
第 六 回	恻恻轻寒翦翦风 杏花飘雪小桃红	(60)
第 七 回	相见时难别亦难 东风无力百花残	(72)
第 八 回	莫把江山夸北客 冷云寒水更荒凉	(84)
第 九 回	卷帘月挂一勾斜 愁到黄昏转更加	(97)
第 十 回	东边日头西边雨 道是无情却有情.....	(109)
第 十 一 回	落叶聚还散 寒鸦栖复惊.....	(122)
第 十 二 回	风波一失所	

	各在天一隅·····	(134)
第十三回	自伤非俦类 愁苦来相加·····	(145)
第十四回	竹怜新雨后 山爱夕阳时·····	(157)
第十五回	念天地之悠悠 独怆然而涕下·····	(169)
第十六回	忽如一夜春风来 千树万树梨花开·····	(181)
第十七回	饥食猛虎窟 寒栖野雀林·····	(193)
第十八回	日月双悬于氏墓 乾坤半壁岳家祠·····	(205)
第十九回	振衣千仞岗 濯足万里流·····	(218)
第二十回	泥上偶然留指爪 鸿飞哪复计东西·····	(232)
第二十一回	莲花出淤泥 可见嗔喜性·····	(242)
第二十二回	被服纤罗衣 深树设闲房·····	(253)
第二十三回	年年岁岁花相似 岁岁年年人不同·····	(266)
第二十四回	外厉贞素淡 户内灭芬芳·····	(278)
第二十五回	种桃道士归何处 前度刘郎今又来·····	(290)
第二十六回	行到水穷处	

	坐看云起时.....	(304)
第二十七回	暗尘随马去	
	明月逐人来.....	(313)
第二十八回	从今别却江南路	
	化作啼鹃带血归.....	(326)
第二十九回	沉舟侧畔千帆过	
	病树前头万木春.....	(339)
第三十回	横看成岭侧成峰	
	远近高低各不同.....	(351)
第三十一回	古道西风瘦马	
	枯藤老树昏鸦.....	(366)
第三十二回	人生不相见	
	动如参与商.....	(379)
第三十三回	大道非常道	
	无为即有为.....	(393)
第三十四回	断弦离柱箭脱手	
	飞电过隙珠翻荷.....	(406)
第三十五回	炎黄种族皆兄弟	
	华夏兴亡在匹夫.....	(419)
第三十六回	同是天涯沦落人	
	相逢何必曾相识.....	(431)
第三十七回	流水淘沙不暂停	
	前波未灭后波生.....	(447)
第三十八回	容饰整颜色	
	磬折执圭璋.....	(462)
第三十九回	乱流趋正绝	
	孤屿媚中川.....	(475)
第四十回	昨夜星辰昨夜风	

	画楼西畔桂堂东.....	(488)
第四十一回	相见时难别亦难 东风无力百花残.....	(500)
第四十二回	门外不知春雪霁 半峰残月一溪冰.....	(513)
第四十三回	谁念西风独自凉 萧萧黄叶闭疏窗.....	(527)
第四十四回	秋来何处最销魂 残照西风白下门.....	(541)
第四十五回	尔曹身与名俱灭 不废江河万古流.....	(554)
第四十六回	羁旅五俸匹 俯仰怀哀伤.....	(566)
第四十七回	山重水复疑无路 柳暗花明又一村.....	(577)
第四十八回	人世有代谢 往来成古今.....	(588)
第四十九回	身无彩凤双飞翼 心有灵犀一点通.....	(600)
第五十回	慷慨丈夫志 跌宕古人心.....	(611)
尾声.....		(628)

第一回 国破山河在 城春草木深

细雨潇潇。

正是清明时节，北国大地，春花如海，草乱莺飞。纷飞的细雨中，雄伟的山川增添了几分秀丽，也使路上的行人平添了几许愁思，几许寂寞。

群山巍峨，直刺青天。但这里却是由陕入川的必经之路。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不要说人迹罕至，便是野兽也很难攀上山顶，只有一群群的猿猴，在山峰嬉戏，寻食。不时发出凄厉的叫声。

一列车队在山谷中缓缓行走。

车队的前方，是十来个精壮后生，均骑大马，手持兵刃。后面便是五辆车子，每车由两匹川马拉着，川马个头不大，却善于走山道。车子都有篷，一看便知是大有来头的人物所乘坐。

最后一辆车子里，只有两个人，一个是中年人，四十几岁，面容憔悴，目光忧郁，但不失一种威严气派。他身穿一件半新布衫，看不出是官是民。下巴上长着稀稀落落的一把小胡子，在微微抖动。

他卷起窗帘，向外看去，但见细雨如线，草木似洗，不觉自语道：“风声雨声风雨声，声声入耳；国事家事国家事，事事关心。想不到我古某一生操劳，为国家不敢半点偷闲，居然落到如此地步。”

说罢，喟然长叹。

坐在他身边的，是个少年，面白齿红，一副公子哥的模样，

目光流盼，显出几分聪明，几分可爱。

他见父亲郁郁不乐，便拉着父亲的手摇晃着，道：“爹爹，孩儿今天又学会了一首诗，是杜牧的。我背诵一遍，请爹爹指教。”

中年人明知儿子是在替自己消愁，他不忍拂了儿子的好意，便道：“是么？你且背背看，我看你是不是有点长进。”

少年朗声吟道：“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祝家村。”

中年人哈哈大笑：“是祝家庄罢？”

少年也笑：“孩儿背错了，心中老是记着宋江三打祝家庄的故事。”

中年人笑罢，抚着少年的头顶，神情更加怜爱。他心中明镜一般，儿子古木虽然只有十几岁，却是读百家书，背千家诗，文字功力是不错的。岂有背错古诗的道理？显是引自己破颜一笑了。

古木只有十六岁，上无兄，下无弟，是个独生子，上面还有个姐姐古瑗，十八岁，也同他一样聪明，灵气。他见父亲不像刚才那样忧郁，心中渐渐安宁。

车子在雨中的山路上行走，不快不慢，马蹄声清晰地在山间回响。

这位中年人名叫古元，字清碧，自号塞庐主人。是四川成都人氏。年幼博学，名动乡里，人皆称之为“小神童”，少年中举，令试官大为惊讶，后经殿试，高中榜眼，官拜左都御史，被誉为大明第一才子。深得英宗器重。

大明到了明成祖，已有了衰败迹象。当时北方蒙古兵常常南犯，永乐八年，成祖亲自北征，蒙古人远走，势力渐衰，被瓦剌尊长脱欢吞并，到了脱欢的儿子也先，东征西讨，把兀良哈、女真都合并了，威胁朝鲜，西破哈密，势力达到了中亚，于是又南下同明朝争地盘。

正统（英宗）十四年，（1449年）也先分四路进攻中原。英宗亲自带兵，御驾亲征。没想到将士全无斗志，到了山西大同，英宗心怯，便走了回头路，到了土木堡（在现在的河北省怀来县的西边）被也先大军追上，英宗无法突围，成了俘虏。这便是历史上有名的“土木堡之变”。

英宗被俘的消息传到京城，举朝上下莫不惊怖，多数大臣纷纷主张南迁，左都御史古元和兵部侍郎于谦则是主战派，力主同也先决一死战，迎回英宗。

于谦是朝中重臣，又手握兵权，再加上古元等人的支持，便拥立了英宗的弟弟为帝，是为景帝，年号景泰。

也先俘了英宗，野心更大，一心想吞并中国，率大军开赴北京，围城三天三夜，打得异常惨烈，在于谦的亲自指挥下，官兵一致，士气大振，打了个大胜仗，逼得也先只好放回英宗。而自己也被害死了。

英宗回来后，一直想把弟弟从帝位上拉下来，而景帝对英宗也是百般防范。于谦、古元都是英宗的重臣，英宗便与他们密谋，怎样才能复辟，并许愿道：一旦复辟，于谦、古元二人官至极品，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不料二人拒绝了，于谦一向刚直不阿。当面严词拒绝，古元则委婉地说，还是以保持现状为好。否则内乱一起，势必不可收拾。

英宗哪里听得进去！在皇帝心中，只要能坐帝位，哪怕尸骨成山，血流成河，哪怕国家灭亡，只要能当皇帝就成！

机会终于来了，有一天景帝吃坏了肚子，不能上朝理事，英宗便以“国不可一日无主”为由，宣布复位。

英宗复位后，第一个倒霉的是于谦，其次是古元。二人都被下了天牢，于谦被折磨死，古元被削了职，遣送回家，永不任用。

这就是古元郁郁不乐的缘故。

山路崎岖，十分难走。更加上细雨不断，石板甚滑，幸好那

些川马惯走山路，车夫也都是老练之人，还没有出事，古元掐指一算，再有两天便可抵达阳平关了，一过阳平关便算是入了川。入川后道路渐平，到成都便很近了。他有十几年未回故乡，眼见故乡在即，心中涌起万般感慨：“真是近乡情更切啊，一别近二十年了。”

古木问：“爹爹总说川菜天下第一，川菜中又以成都菜最妙，现在回了故乡，爹爹可一饱口福了。”

古元道：“不错，那夫妻肺片，麻婆豆腐，珍珠元子，担担面……除了成都，别处再也做不出来，即使做出来，也只是形似……”

说到此，话锋忽地一转，道：“此次陡遭巨变，非人力可挽回，人活着不能如猪狗一般只会贪口福，以后你要寒窗苦读，熟悉仕途经济，为朝廷出力。虽说伴君如伴虎，但伴君却是保民，便食于虎口又有何惧？”

古木听了，连连点头。

古元又道：“孩儿，你名叫古木，正是‘土木堡之变’那年降生的，要时刻记住，活着是中国人，死了是中国的鬼，要像于谦伯伯一样，一身清白，为国尽忠。”

古木听到于谦的名字，不觉眼睛潮湿，涌起对英宗的怨恨，道：“皇上也过于昏庸，杀害于伯伯，分明是自毁长城……”

古元厉声道：“休要胡说！”

古木知道父亲虽受了朝廷的废黜，仍是忠心耿耿，便不再说什么。

古元沉默了片刻，道：“朝廷是母亲，我等臣子是孩儿，母亲打了孩儿，孩儿也不该记仇，母亲永远是母亲，这才是忠。”

古木心中虽然不甚赞同，因怕父亲发怒，也不辩解。

古元向窗外望去。心想：这一次得罪了皇上，只怕终身不能入任了。自己正值壮年，尚可为国效力，终不能以垂钓度日罢？

正烦闷间，却见从后面追来一人，身材高大，稍有些清瘦，却神采奕奕，道貌岸然，身着玄色长袍，原来是个道士。

这道士看去年约六七十岁，一捋花白胡子在胸前飘拂，行走不快，却如脚下生风，古元一见便知是江湖异人。忙招呼道，“道长，外面下雨，如不嫌弃，可屈尊在车中坐一坐。不知道长意下如何？”

那老道笑道：“多谢施主美意，贫道不客气了。”

古元打开车门，正要招呼车夫停车，那道士却不知怎么一闪，已然端坐在车中了。

古元道：“请问道长仙名？”

老道笑道：“不敢当，贫道无极子，游历四方。”

古元注意到：无极子虽在雨中行走，身上却没有一个雨点，不觉大奇，道：“道长定是世外高人，可否指点在下迷津？”

无极子道：“我不过是个游方道人，哪里是什么世外高人了！我观施主气色相貌，必非常人，天庭高耸，衣禄无亏，山根硬挺，应为高官。不过，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福祸，施主神不守舍，睛不守目，魂不附体，眼前便有一场血光之灾。”

古元听了，心中惊骇，但他不失为君子，颇有大将风度，道：“在下不才，却也知天命不可违，死生有命，富贵在天，一切顺其自然便是。”

无极子叹道：“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施主果是知命君子。这位可是令郎么？”

古木道：“小子古木拜见仙长。”

无极子道：“此子堪可成才，只惜火焚昆仑，玉石俱焚，惜哉，惜哉！”

古元听了，心头沉重，古木是他的独生儿子，一向视为掌上明珠。这个无极子的意思是往前走将有灭门之灾，不知是恫吓，还是示警。如果是恫吓，原因何在？自己同道士无冤无仇，总不会召来一群道人杀害全家罢！如是示警，这可有点玄了。无极子纵是异人，又不会预测将来，如何作得准？

想到此，古元淡淡一笑，不置可否。

无极子见状，暗自点头，从怀中取出一件东西，道：“古木

贤侄，今日初见，贫道出家人，一贫如洗。这长命锁你收下罢！”

说罢，将长命锁挂在了古木脖子上，古木见这长命锁极是细小，薄如纸片，不像金银，也不是玉石，不知是什么材料打造，做工却异常精细，正面印着阴阳鱼，背面是几个不认识的文字，似外国字。

古木谢过，无极子又取出一粒药丸道：“古贤侄请收下，遇到性命交关时，即吞服此丸，可收奇效，或许能逃过大劫，也说不定。”

古元想：这个道士装神弄鬼，定是旅途寂寞，寻我父子开心的。但他毕竟喜爱古木，这却是真情显露，忙谢道：“道长厚赠，令在下不安了。”

无极子道：“施主多保重，贫道告辞了。”

古元道：“道长且慢，请问道长，既然可知未来之事，不知我大明江山今后如何？”

无极子道：“天下乱矣！”

古元虽不信神仙，却也知道大明江山已不如初创时稳固了。听无极子一口咬定天下将乱，忙问：“怎样乱法，可能收拾？”

无极子摇头笑道：“天机不可泄露，到时自知。”

古元一再恳求，无极子吟道：“任用阉人保社稷，八千女鬼乱朝纲，万子万孙何足道，十八孩儿起西方。势如破竹进京师，煤山孤树落残阳。”

吟罢，不待古元细问，闪开车门，飘然下去，雨中转来一阵长笑，转眼间已不见了人影。

古木道：“爹爹，这位道长来无踪，去无影，果真是一位异人。”

古元不语，心中却在思索着无极子的这几句话。他是榜眼出身，聪慧无比。心想，阉人便是太监了，据这道长的意思，将有太监专权，搞乱朝纲，这“八千女鬼”又是什么？如把这四个字凑起来，便是个魏字，其非说有一个姓魏的太监要搞乱朝纲么？

古元猜的一点也不错，这“八千女鬼”便是指太监魏忠贤，

搞乱了朝纲，断送了大明江山。

至于“万子万孙”古元再也想不到，是指万历的孙子崇祯，在李自成的兵压境之下，无路可走，吊死煤山。

这些都是以后发生的事，古元虽聪慧，终不能领悟，想得头疼，便不再想。

中午时分，车队翻过一座大山，进入谷底宽阔处，古元令车队停下，烧火做饭，从人已取来泉水，烧起炊烟，山谷间香烟缭绕，马儿也卸了套，四处啃青草。

此时雨尚未停，但已小了许多，古元父子撑起伞走出车子，在山谷间漫步，活动一下麻木的双腿。

这时，忽听后面传来一阵杂乱的马蹄声。古元向后看去，只见细雨中冲来一彪人马，个个短打扮，黑色衣裤，甚是矫健。一看便知是武林人物。

古元并不在意，他与武林人物从未打过交道。这些江湖汉子与他没什么关系。

不多时，这些汉子冲到车队面前，为首的汉子一挥手，马匹戛然而止。

古元看这为首的，只见他双目精光四射，背后斜插虎头双钩，看去似有点面熟，一时却想不起在何处见过。

为首的汉子抱拳道：“古大人，久违了。”

古元还礼道：“不必客气，阁下是——？”

为首的汉子笑道：“古大人当朝一品，自是记不住我这种莽汉了。”

古元听他言语之间颇是无礼，遂淡淡地道：“老夫记性不佳，也是有的。”

那汉子道：“古大人，得罪了。”

古元一怔，不知他要干什么，却见那汉子脸色一变，喝道：“弟兄们，下手！”

一声令下，那十几个汉子放马冲过来，古元大惊，忙向后退

去。家丁们见到这些汉子，早有提防，此时见对方突然发难，便挥动刀枪上来迎战。

古元的家丁都是从家乡带去的，多少会几下拳脚兵刃，古元在北京做官时，这些家丁不离左右，保护古元，不过却从未出过事，今日有了事，立刻便显出了家丁的无用，这家丁看去高大壮实，其实不堪一击，那些强盗只不过几个回合，早将几个家丁砍翻，山谷中喊起惨呼声。

强盗们下手甚绝情，家丁尽管负了伤，仍不放过，一刀一个，将首级割下。

古元叫道：“你们要钱财，尽管拿去，不要伤害人命！”

为首的汉子一钩将古元的夫人杀死，哈哈一笑：“古大人，我们不为财，只要命！”

古元见妻子被杀，眼前一黑，吐出一大口鲜血，软倒在地。

此时，只剩下古元父亲和古瑗三个人了。为首的举钩向古瑗刺去，古瑗花容失色，双脚不能动弹分毫，只好闭目等死。

堪堪铁钩刺到胸前，只听“当”的一声大响，钩被三节棍架开。

为首的汉子一看，道：“乔兄，这是什么意思？”

姓乔的道：“没别的意思，这小妞我要了，要她当我夫人。”

为首的汉子冷冷地道：“乔兄，这怕不合适罢？我接到的密令可是不留活口，斩草除根，一个不剩。”

古木早就惊呆了，他父亲虽是清官，毕竟是个公子哥，几时见过这个阵仗！平时不小心碰破手指头都要皱眉的，现在，却眼见这些强人大白天的杀人！血流遍地，他看了母亲一眼，母亲的头与身子早分了家，一双无神的眼睛永久的望着细雨朦朦的天空。

古木的眼泪合着雨水流下来。此时回想起无极子的话，方知不假，这灭门之祸，是躲不过的。

想起无极子，猛地想到丸药，他想：无极子道长不会骗人，也许这是一丸神奇之极的药，只要吃下去，立即会生出无限

的力气，力可拔山，力可填海，那么，自己便可以抓住这几个坏人，把他们统统摔死，为母亲报仇，为车夫们、家丁们报仇！

想到此，他摸出药丸，放进口中，猛地咽下。

此时，却听那姓乔的道：“田兄，你是奉旨也好，密令也好，有什么事咱给你办，可有一宗，这小姐我是要定了，一个女娃娃能有什么祸害，非杀不可？再说，这小姐长得国色天香，杨贵妃也不过如此罢？”

这话一说完，身后那些汉子狂笑起来，七嘴八舌议论着。

“大哥的眼光果然厉害，这小姐和杨贵妃比起来，只怕杨贵妃太肥了。”

“不错，大哥看上了她，就留下她，谅她也成不了气候。”

“田兄想得太多了。”

姓田的见形势如此，心中也没了主张，这些人并非他的部下，严格讲，他只是客人身份，姓乔的才是此间主人，若在北京他决不手软，甚至把姓乔的一伙人也杀了。可是在此处却不成，当真惹翻了姓乔的，只怕自己性命难保。

想到此，他脸色一变，笑道：“乔兄既如此办，也是一桩好事，这杯喜酒兄弟是一定要讨的。”

姓乔的道：“多谢田兄，以后有用着兄弟处，水里火里，在所不辞。”

古元这时已重新站起，怒视强人，喝道：“大胆贼子，当真不怕王法么？”

姓田的微微冷笑：“古大人，今儿让你死个明白，省得以后你找我索命。你今儿的结果，正是王法所致。”

古元心中顿时省悟，知道是朝廷放了他之后又不放心，遂派人来追杀，点点头，道：“我虽下野，仍不失命官身份，古某有罪，只求一死，但望放过古某的骨血。”

姓田的心中冷笑，放了你骨血？那是白日做梦！这小姐暂时放过她，以后找机会连姓乔的一块除了！

姓乔的道：“得留骨血么，只留着这个小姐儿，你虽是我夫